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貢生臣鍾　浩

春秋正傳卷三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哀公

敬王三十八年晉定二十五年齊悼二年衛出六年蔡成十三年四年鄭聲十四年曹陽十五年國亡陳閔十五年杞僖十九年卒宋景三十年秦悼五年楚惠二年吳夫差九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正傳曰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罪滅國也公羊以為不言滅為魯同姓不救諱胡氏以為滅者亡國之

善辭不言滅其君臣自取也皆非矣書入曹俘君則不必言滅而實滅也左氏曰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又曰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吳伐我

正傳曰書吳伐我志國難也而魯之自取之釁見矣

左氏曰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即叔孫輒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不率即狃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吳大夫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皆魯大夫

與戰於夷獲叔子（魯大夫）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
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
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
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愚謂此即魯滅邾以名吳釁為自取且不聽懿子之言而與之決戰又弗從景伯之言而與吳盟於城下其辱甚矣胡氏以為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者諱之也非也葢直書吳伐我則使人讀其文考其實而其召釁之由城下之辱並見矣其能諱乎夫春秋垂世之典為後人戒者也非若章奏言詞之類可得而暫諱者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正傳曰闡魯地書齊人取讙及闡譏非義也公羊以為賂齊也胡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来也穀梁子曰惡内也程子曰魯入邾而以其君来致齊怒吴伐故賂齊以説之愚謂魯擅與入邾而虜其君固可罪而齊為邾来討乃取其非有之二邑其罪均矣何以伐人乎

歸邾子益於邾

正傳曰書歸邾子益於邾志復於正也左氏曰齊侯使如吴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吴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愚謂此雖魯畏齊吴之伐而歸邾子出於有為然而事則正矣春秋書之亦與人為善之義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正傳曰書杞伯過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齊人歸讙及闡

正傳曰何以書志反正也程子曰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胡氏曰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慾猶未慭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於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

辭師於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隣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愚謂我以順感彼以順應理之必然也胡氏之說善矣但謂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則春秋出

於有意之爲而不足以見聖人洒然無意必固我之心前後偶斷者矣

敬王三十九年晉定二十六年齊悼三年衛出七年蔡成十四年五年鄭聲十五年陳閔十六年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年秦悼六年楚惠三年吳夫差十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正傳曰書葬杞僖公志恤隣之義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

正傳曰取者覆其師而盡敗之也何以書志忿暴之

師也左氏曰鄭武子賸即罕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愚謂觀此傳則鄭先以兵深入宋境皇瑗禦之圍其師盡覆其軍而殺之曰使能者無死僅以郟張鄭羅歸宋之報之亦暴甚矣然亦鄭有以自取之也

夏楚人伐陳

正傳曰書楚人伐陳志忿暴之師也左氏曰陳即吳故也夫陳以弱國屢見伐於楚而附託於吳以自安楚不自反逞其怨忿之私而屢伐之楚固有罪矣為陳者不思脩其政刑自立其國而徒以附託於人鮮不名釁者矣春秋書之非特罪楚亦以陳之不自立而名禍者為世戒也

秋宋公伐鄭

正傳曰書宋公伐鄭志報怨之師也鄭以貪兵深入

其境故宋怨而復伐以報之夫所謂義兵者敵來而禦之斯已矣前既覆其師今又伐其國則暴已甚矣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敬王三十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四年卒衛出八年蔡成六年鄭聲十六年陳閔十七年杞閔二十五年宋景三十二年秦悼七年楚惠四年吳夫差十一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正傳曰書邾子益來奔使人讀其文求其事而其罪

自見矣夫國君之奔是失其死社稷之義已不可矣況無故而奔乎陳氏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非有不得已之故自存圖後之謀而自去其國其為得罪於宗社大矣故春秋惡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正傳曰書公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使人讀其文考其事則伐齊之故與齊侯之卒皆得其義之是非矣

左氏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

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愚謂夫吳之伐齊以齊初請吳師伐魯會以魯平而辭吳師魯以歸邾子而獲免齊吳之師皆是矣魯復與吳怨齊而伐之齊人以悼公辭吳以名兵而弒之其不書弒者齊以卒來赴也胡氏以為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不忍以勾吳之民加齊國之君似未確審如此則齊弒君之賊不亦免乎

夏宋人伐鄭

正傳曰何以屢書志脩怨之無已也既取其師又再三伐之宋之罪甚矣

晉趙鞅帥師侵齊

正傳曰書趙鞅侵齊罪伐喪也齊侯之弑晉為霸主上不能率諸侯以問罪次不能致恤死之義與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而去之者遠矣反夷狄之不如也何以為霸主左氏曰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

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正傳曰書至以反面之禮也

葬齊悼公

正傳曰書葬齊悼公志隣國之大事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於衛

正傳曰書衛公孟彄自齊歸於衛譏納叛也孟彄黨

蒯聵為叛衛挾齊之勢而歸衛為叛蒯聵是為二叛

人矣故十五年春蒯聵入國彊復奔齊

薛伯夷卒

正傳曰書薛伯夷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秋葬薛惠公

正傳曰書葬薛惠公志恤鄰之大義也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正傳曰何以兩書之義與不義並著矣左氏曰楚子

期即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愚謂此則楚子期伐陳無名之師不義也季子救陳已為義舉矣又言二君不務德而殃民請退以為其名是又義之大者也故春秋書之褒貶之義見矣胡氏曰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救

江是也救在蠻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南蠻之國來會於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

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愚謂吳楚皆以遠而畧之胡氏謂以號舉而不進之者以文害義義例之咎也

敬王三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年齊簡公壬元年衛出十六年九年蔡成七年鄭聲十七年陳閔十八年杞閔三年宋景三十三年秦悼八年楚惠五年吳夫差十二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正傳曰書齊國書帥師伐我志國警也而曲在齊直在魯可考見矣夫擅興脅怨越國而伐人犯先王之

禁者曲也守境應敵志在社稷者直也左氏曰齊為

郎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

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

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

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

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

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朝中武地名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孟氏臣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宫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孫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

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皆齊大夫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

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子羽（即顔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愚謂由是觀之則齊乃侵人之師也魯乃禦敵之師也其曲直判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正傳曰書陳轅頗出奔鄭使人求其奔之故而其罪可知矣左氏曰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

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許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刻下託公營私者之戒也家氏曰聚斂媚上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愚謂欺公剥下頗之罪也國人逐之衆之罪也國不能討國之罪也一書而三罪著矣

五月公會吳伐齊

正傳曰書公會吳伐齊志報怨之兵也夫魯與齊姻戚之國也吳外夷之國也姻戚不睦固可援外人以伐之乎春彼來伐我夏我往伐之是搆怨於無窮也故春秋惡之

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正傳曰艾陵齊地何以書志吳為陵人之師齊為禦敵之師也而曲直見矣左氏曰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齊邑壬申至於嬴齊地中軍從王胥門巢

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即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

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正傳曰書滕子虞毋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正傳曰何以書志恤隣之義也

衛世叔齊出奔宋

正傳曰書衛世叔齊出奔宋使人求其故而齊之罪見矣左氏曰冬衛太叔疾即齊也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疾妻名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

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弟使室孔姞文子女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
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
歸愚謂觀此則疾之奔乃其自取之也使疾不淫於
嬖娣則圉雖欲使之出妻而妻之吾固守糟糠不下
堂之義夫誰能奪之志疾則不然嬖於妻之娣而圉
得以使出其妻而妻之又通於初妻之娣圉怒而奪
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此疾所以

出奔也非自取而何然則仲尼親見其事而書法不加褒貶之詞者可以見褒貶之義仲尼固竊取之而書因史之文未嘗有所加損也由是觀之則義例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敬王三十七年 晉定二十九年 齊簡二年 衛出十年 蔡成八年 鄭聲十八年 陳閔十九年 杞閔四年 宋景三十四年 秦悼九年 楚惠六年 吳夫差十三年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正傳曰何以書公羊曰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左

氏曰春王正月用田賦穀梁子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胡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畆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令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

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寛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愚謂胡氏之説是矣但謂用者不宜用也乃公穀義例之拘語曰如用之之類則言用

者亦多矣豈亦云不宜用乎夫既書用田賦則不必言不宜用而其失已章章乎明矣是故義例行而春秋隱矣莊子曰鑿七日而混沌死鑿之為害也混沌之疾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正傳曰孟子昭公夫人公平日已諱其同姓而謂之吳孟子矣故史氏因稱為孟子而卒之非令乃稱而隱諱之如三傳胡氏所云也夫生稱之死亦稱之而

失禮之實始終生死不可掩矣左氏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愚謂書卒志國母之大故也且在本國何云不赴不稱夫人不言葬若是則孔子亦不當弔之矣葢以其失禮好事者因為之也夫魯史為魯之臣子固可擅削其君母夫人之號乎烏乎宜葢史有詳畧聖人筆之因舊而已而其失自見矣胡氏曰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

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

大夫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於槖皐

正傳曰槖皐吳地書公會吳於槖皐志善會也左氏曰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

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愚謂尋盟者即寒盟也以其不信也故尋之夫盟者忠信之薄也况尋盟乎哀公用子貢之一言而却吳人之請尋盟而與之會而信益結春秋書之善會也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豈虛語哉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

正傳曰鄖廣陵地名書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志善會也公先會吳於衛宋來會而會之故不言會也經不書盟是不盟也以其已辭吳盟可見矣左氏曰吳徵會於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

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羽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讎也夫隨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
不懼隨塗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
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即公孫彌）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愚謂子
貢一言而解吳衛之難以言語稱於聖門豈小小哉
左氏以為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非也豈
有一時之會魯與宋衛盟而不與吳盟之理乎且先
已辭吳矣又許宋衛盟可乎以經辨傳知其斷不然

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正傳曰書宋向巢帥師伐鄭志怨憤之兵也左氏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以上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愚謂春秋善釋怨而惡脩怨自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已

大逞其憤矣又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可以釋怨而不釋令向巢之兵又怨平元之族而欲殺之以取錫圍喦其怨暴矣卒致全師覆沒理有施報豈不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正傳曰周之冬夏之秋冬之間周十二月夏十月蟄藏之時也故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愚謂螽將為災春秋書之志災異也非特不時而已也

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晉定三十年齊簡三年衛出十一年蔡成九年鄭聲十九年陳閔二十年杞閔五年宋景三十五年秦悼十年楚惠七年吳夫差十四年

春鄭罕達師師取宋師於嵒

正傳曰取者全師覆沒之謂何以書志暴怨之兵也

左氏曰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即罕達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皆宋大夫以六邑見前傳爲虛愚謂易失前禽湯開一面之網仁也前此宋取鄭師今則鄭取宋師報復逞一巳之怨

霞没殺百萬之命不仁甚矣此春秋之所深惡而痛
絶者也
夏許男成卒
正傳曰書許男成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黄池
正傳曰黄池衛地吳子夫差先言公史先内也先言
公會晉侯而後及吳子先王國而後荒服史之序也
吳子者魯史稱之之詞也公羊謂主會穀梁謂進之

皆非也曰吳王者彼國人僭稱之之詞也何以書志善會也善其會而不盟也衣冠之會也公羊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穀梁子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又曰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

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愚故曰書會於黄池志善會也為其會諸侯以尊天王也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固春秋之志也胡氏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内王國而外荒服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句吳之强而抑其横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

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巳為長葢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黄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則訓後世人君治國經邦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

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中帥師伐陳

正傳曰何以書志不義之兵也高氏曰楚畏吳之强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其無名不義之舉可見矣

於越入吳

正傳曰書於越入吳志詭謀也左氏曰六月丙子越

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愚謂吳子不自量力度德舍其國遠會於

黄池以圖霸業而不知越議其後語曰螳蜋捕蟬黄雀在其後蓋善喻也夫惟先王之制諸侯各守封疆以奉天子之命可以無後患矣胡氏曰吳自栢舉以来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

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正傳曰何以書侵衛罪晉也春秋無義戰為彼善於此則有之侵其最惡者也天子之命曰討諸侯奉命征之曰伐後世連兵結怨征伐自諸侯出已得罪於先王矣又其下則潛師掠境而侵焉非有問罪之師而境内之民何罪焉故書侵衛罪晉為霸國之後而冒盜賊之行也

葬許元公

正傳曰何以書志會葬之禮諸侯相恤之義也

九月螽

正傳曰書九月螽志災異也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災又非十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正傳曰光芒四出曰孛彗之别名也公羊曰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光諸侯代王治典法滅絶之象

盜殺陳夏區夫

正傳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猶使世執國政何以書盜殺見區夫之自取而陳國之無政矣

十有二月螽

正傳曰書十有二月螽志災異也

敬王三十一年晉定三十一年齊簡四年衛出十二年蔡成十年鄭聲二十年陳閔二十十九年

十有四年

一年杞閔六年宋景三十六年秦悼十一年楚惠八年吳夫差十五年

春西狩獲麟

正傳曰西狩狩於大野大野在魯西也公穀皆以為非狩為采薪者所獲曰狩大麟也非也何以書獲麟志異也春秋感之而始作故亦以是而終也麟者非常有之瑞也公穀以為非中國之獸誤矣左氏曰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

而角者孔子曰孰為来哉孰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隠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程子曰始隠

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界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録其交際而别其與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賛易者即其所以脩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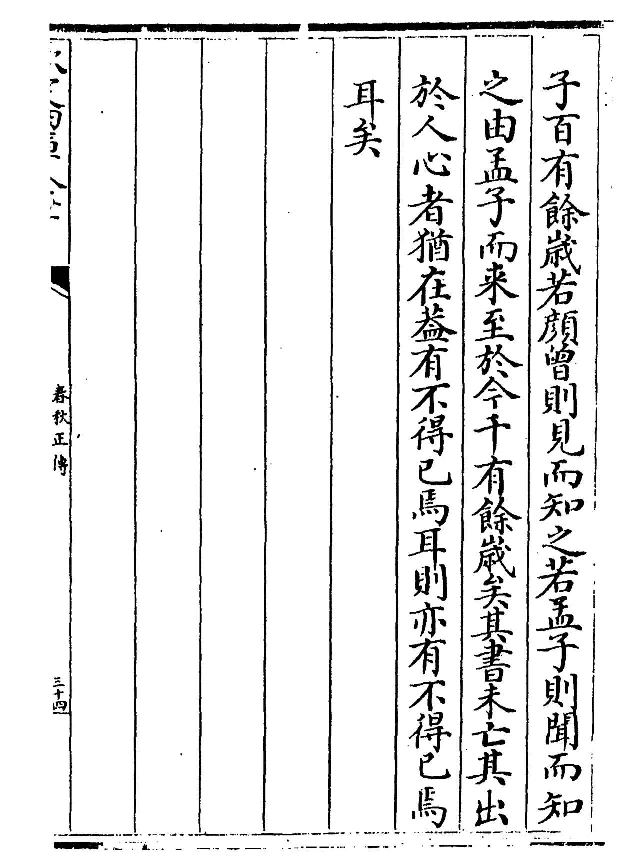
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或

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况麟乎胡氏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一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一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

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
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趾關雎之應也名南鵲
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
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
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
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
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
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

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名物産之祥葢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矣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孟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絶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



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正傳卷三十七

春秋脩後魯史舊文

魯哀公

杜預云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

經

庚申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見前卷）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音鉤　射音亦）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

君其擇焉弗聽乎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乎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乎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乎必得志欲為乎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乎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

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乗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

執之以告殺諸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

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

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麑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之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公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

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
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
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
公使止之曰寡人與之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
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
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
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

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莒子狂卒狂其廷反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
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
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

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辛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

齎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

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公孟彄出奔齊

壬戌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竪渾良夫長
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
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乗軒三死無與與之
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圃昏二人蒙衣而乗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
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
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
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乃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子還成即瞞成

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

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此以下無復經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名失則愆失智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右自獲麟而後至孔子卒凡二十五條皆魯史舊文孔子所未筆于經者也杜預云弟子欲存孔子卒故録以續脩經之後今觀其文詞書法與經何異由是言之則經爲因魯史舊文而筆之孔子未嘗有所損益而義則竊取焉斷乎而無疑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後之儒者乃以為一字即存褒貶皆經聖人之手所筆是以創為義例之説而聖經始晦其違聖人灑然之心始遠矣世之君子或為舊説所惑而不信吾今本孟子之説以求春秋之指者盍亦請觀於此脩後之舊文乎嘉靖甲午四月六日後學甘泉湛若水謹識

春秋脩後魯史舊文

春秋正傳辯疑

附答門人高簡春秋正傳辯疑 甲午四月十一日

竊校正傳而兩讀之見老先生之於是經也真有以得千載不傳之秘而孔子光明正大之心如秋陽皜皜者不可得而支離穿鑿之不可得而附會深刻之爍然若星斗在天而人之望之者咸知其孰為經孰為緯孰為災孰為祥而無事乎深為推測以累乎天

之無心焉耳也於乎孔子無心之心晦之千餘年矣而先生乃獨契之葢先生之心即孔子之心孔子之心即吾人虛明純白之本心諸儒者不以其本來者契之而鑿之使深宜乎先生之獨得之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在玆乎其在玆乎然中間有請者願得而辯之正傳序曰筆者其所書也削者其所去也而傳内又有所謂春秋為魯史之文而非仲尼削之答云此削字猶言改也凡有誤作削字者可

改作改字又有所謂仲尼無所損益者不知前謂其所書其所去者指仲尼邪抑魯史邪答云所書所去正謂仲尼非魯史也抑謂魯史書之而仲尼亦書之邪魯史去之而仲尼亦去之邪答云非也魯史不止此書不書去取在仲尼也若曰筆削盡由於魯史而仲尼無所加損則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孰成之而使之懼邪答云非謂筆削盡由於魯史也謂魯史中有闕於是非者仲尼則筆之於冊今春秋是

也無甚關於是非者仲尼則削之而不存于册然其所筆皆魯史舊文仲尼未嘗改其文但取其義耳所謂無加損者不加損魯史之文也其餘則削去而不筆之於書者多矣今觀左傳有而經則無者可知矣然謂游夏不能賛一詞則孟子所謂筆削云者又似專指孔子矣荅云此非孟子之言也簡以是細詳先生之意毋乃以謂筆者魯史之所已筆為綱也孔子因而筆之而未嘗削而損焉其所削者魯史之所約

為提綱而削其事以附於綱下者乃其記事之法孔子亦因而削之而但無用附諸綱耳是先生之所謂無所益也如此乎哉答云非是之謂也筆削謂仲尼非謂魯史也削事附綱下尤未明春秋者魯史之總文如董狐書趙盾弒其君而其弒之之跡則當時別有緣由如左傳所云出不越竟入不討賊者乃其實事也若是則春秋一部書信為魯史之文矣而非全文也答云此句當改云未具事實也其不用全文處

即孔子竊取之義答云今改云孔子竊取之義則具於事實而所謂成春秋者亦在乎此與譬如今之士人讀史書然既讀其提綱又讀其記事矣却將提綱錄出成一部書而無所增減其記事而用錄之而使后之人讀其所錄而考諸記事以見是非乎云耳此則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不知先生正傳之作果如此乎答云正是如此此抑所謂筆削云者筆固仍魯史之舊矣而削則有二義其不書魯史之所記事則孔子

削之答云非有二義削即去之不存于經者也其奪人之爵不具時不書即位之類則史之舊也而非孔子之所削乎如此以觀先生之意則既謂其所去又謂無所削者庶乎前后不悖矣答云無所削者謂不改魯史之文也此削字當改作改字然簡竊以為既因史氏而筆削之矣后之觀春秋者或經中所載是非顯然者固得以知其實其有難見是非者必考於傳而后知之則孔子胡不依史氏附其事於下而使

后之人坦然易明而莫之疑乎何乃第書其綱而已也答云正謂竊取而不顯然取之而其事實則當時必有詳具始末如左傳者是也豈孔子之意知記事之書必傳於后世吾但特提其綱要而使后之人知吾取義在此則是非得失人自求之于心而不可掩焉耳審若是是孔子敢厚含弘廣博深沉之意實寓諸春秋而在夫人之自得焉者乎譬諸天地覆載萬物而高卑貴賤莫不悉具其所以高所以卑所以貴

賤人自求之而人自得之而天地無心成化之意固渾乎其中矣故莊周云聖人議而不辯先生之意其或在此矣乎答曰但書一事令人考其跡則知其善惡矣不必引莊周之言蓋聖經尚簡若當時作春秋亦如後之綱目則不勝其煩而非經之文矣抑先生謂春秋為魯史之文而非仲尼之文固本諸孟子也然春秋十二公記者非一手今詳觀春秋之文如出於一人之手何也豈史官記事之法世世相傳故其

文詞書法不甚相遠矣乎答云正謂如此所謂史有三長書言書事自有其法古之史官子孫皆世其業安得不如出一手昨考得脩後舊史之文二十五條附于經末杜預謂弟子欲存孔子卒故錄之試取觀之與今春秋之文無異益可見春秋為魯史之文無疑矣夫唯其不出於一人之手也是故其中有缺時而不書者有當書即位而不書者有缺文而存疑者有序爵而或先或後者有序事而或詳或略者有或

書爵或書人者有名不名者有或薨或卒者孔子皆因而筆之而唯竊取其義在經吾録出者乎答云正是如此凡此皆簡所疑而未決焉者伏乞批示釋之勿使后之讀春秋者復如簡之所惑則先生善繼孔子之志真昭昭於千載之下矣

春秋正傳辯疑